

中华名医医书合集

古今

| 医 | 案 | 平 | 议 |

张山雷◎著



(中)

本书是张山雷先生的力作。医案大多采自《名医类案》《续名医类案》《王孟英医案》等名著之中，内容涉及伤寒温热、内科杂病和外科医案等。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古今医案平议

第一种之第六卷

湿 温 病

湿温之名，虽不见于《内经》及仲景之《伤寒论》，而《难经》则列为伤寒有五之一。诚以六淫外感，湿淫本在六气递嬗之中，第汉唐医家者言，都出江淮以北人士手笔，则北方高燥，湿病尚属无多，即使有之，亦唯湿寒为盛，而湿热终非习见。所以《难经》虽著其名，而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诸书，曾未一见治疗是病之成法。洎乎金元以降，南方医书渐以日盛，则习见温邪挟湿之病，于是论者渐众。然所述治法，尚多沿用仲师伤寒成例。则魏晋以降，下逮宋金元明，派衍皆然，习惯成风，相沿为例，终以为仲圣成法无往不宜，而不悟几微疑似之间，要当自知裁变，初非墨守旧章，不可以吻合分寸者也。有清中叶，淮阴吴氏鞠通《温病条辨》行世，始以湿温辟为一纲。但观其分条辨证，各有主方，未始不罗罗清疏，言之成理。然终是凭空

拟议，悬想仿佛，何尝有实在病人，依样以供其治验。设使学者拘拘条例，窃恐执死法以治活人，枘凿方圆，格格不入，貽误亦必不小。寿颐窃欲为学子立一临床实验之正鹄，莫善于选择治案以推阐其源委，庶乎五雀六燕，轻重相称，方圭圆璧，左右攸宜。唯是湿温病源，都由大江以南，土薄水浅，湿浊弥漫，地则郁蒸，天多溽暑，人在气交之中，长为秽浊所熏蒸，脾胃清阳，遏抑不得展布。病者无不胸脘痞塞，舌苔垢腻，而西北高燥区域，则都无是病。是以所录验案，亦唯近今为多。此可见气候方宜之不同，而吾辈南人则不可不于此适用方法，加之意焉。

许叔微《本事方》 癸丑年故人王彦龙，作毗陵仓官。季夏时胸胁多汗，两足逆冷，且谵语。医者不晓，杂进药已经旬日。诊之，其脉关前濡，关后数。曰：当作湿温治之。盖先受暑，后受湿，暑湿相搏，是名湿温。先以白虎加人参汤，次白虎加苍术汤。头痛渐退，足渐温，汗渐止，三日愈。此名贼邪，误用药，有死之理。有人难曰：何名贼邪？曰：《难经》云五邪，有实邪、虚邪、正邪、微邪、贼邪。从后来者曰虚邪，从前来者曰实邪，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，从所胜来者为微邪，自病者为正邪。假令心病中暑为正邪，中湿得之为贼邪，心先受暑而湿邪乘之，水克火从所不胜，斯谓之贼邪，五邪之中最逆也。《难经》曰：湿温之脉，阳濡而弱，阴小而急，濡弱见于阳部，湿气搏虚也；小急见于

阴部，暑气蒸湿也。故经曰：暑湿相搏，名曰湿温，是谓贼邪也。不特此，余素有停饮之疾，往往至暑月，汗两足皴皴未尝干，每服此药二三盏即愈。

【平议】此湿温治案之鼻祖也。但叙述脉证，太嫌简略。以所用人参白虎，及白虎苍术两方治效测之，仍是温热病之阳明证。温邪甚盛，湿邪尚轻，故投白虎而即得效。第既需苍术，则其人必有湿阻。许谓此属湿温，亦是确论。唯与近今之普通湿温病胸臆室塞、湿痰甚盛者，必不可同日而语。若谓凡是湿温，定需白虎，则必为赵括之读父书，无往而不愆事矣。推其所以先用人参白虎之故，其人必热盛汗多，正合阳明大热大汗条例。其足冷者，止是阳气上升太盛，不能遍布及下之故，观下有头痛一句，可知与寻常之四肢厥逆不同。设使读者不察，第以“多汗足冷”四字连类读之，不将疑为证属阴寒，何以可与人参白虎耶？其所以谵语者，原是热度太高，气火升腾，冲激脑经，扰乱知觉使然。凡热病中之谵语神昏，或歌哭笑骂，或不动不言，其原理本皆如此。古人未知此理，误认心病，强为附和，造成无数笑话，甚至生出种种妄治药方，亦为无可奈何之事。若以今日生理学之实在证明之，则尽人能知，迎刃自解，正不待多费笔墨矣。叔微此条，援引《难经》贼邪一说，亦是附会古书，强作解事。寿颐则谓古人五邪之说，强以五行生克，论断吉凶，本是理想空谈，无关病理之真。而叔微此案，认

作心病，亦以谵语一节，勉强凑合，乃谓湿邪属水，水来克火，从所不胜，斯谓贼邪。此等论调，凡在汉唐以降，医者无不以为口头禅。引据经义，大可以撑门面，岂知梦中说梦，长堕五里雾中，最是吾国医学黑暗之处。寿颐窃谓当今开明之世，自当亟亟屏绝，存而不论，亦正不必为古人咎也。唯白虎之证，仲景以阳明脉大为提纲，而此案关前脉濡（此濡字即古人栗字之变体，与濡湿、濡滞之濡不同，拙著《脉学正义》已详言之），正与脉大相反，盖以湿邪阻遏，所以脉道不畅。叔微唯认病已真，是以径投白虎，所谓有从证不从脉者，本属临病时一大要诀，非凡是湿阻脉栗之时，皆可浪投白虎，读者胡可不识此中辨别。案中湿气搏暑，暑气蒸湿两层，亦是敷衍之语，非切要也。

魏氏《续类案》四卷 章虚谷治周小梅室，六月中感暑邪，身热五日，始延李先生，服疏散一剂，次日病更甚。更医，闻得大便数日不解，即用大黄数钱，鲜生地尤重用，柴胡、厚朴等服之，便下两次，病人自觉爽快。唯晡时发冷，黄昏发热，至天明方休，彻夜不寐。章诊之，询知病由，曰：暑为火湿合化，湿系阴邪，遏热不达，李先生用疏散，则湿开热透，并不错误。乃反误投下剂，使邪陷入阴，故夜热而昼不热，则病势重矣。邪既入阴，欲其转阳甚难，只可转其枢机，兼从阴分清其邪热。乃用草果、苍术、厚朴，醒脾开湿透膜原，柴胡以转少阳之枢，青蒿、鳖甲、知母、黄柏，清阴

分之热。服两日不效，其脉虚濡无力，口甚渴，饮茶不绝，腹满，大小便皆不利，粒米不进，稍饮水汤，口即作酸，此中气大伤。乃于前方去知母加参。又服两日，小便稍利，诸症不减，脉软少神，不进谷米已十二日矣。更延数日，胃气绝则不可救，因其脾肾两伤，元气无权，三焦气化失职，邪反内闭。盖肾伤无开阖之力则便阻，脾伤而转运不前则腹满。阳既委顿，则津液不生，故渴甚。非用附子、干姜大助其阳，则邪终不化。乃用党参、草果、苍术、厚朴、附子、干姜、生姜、乌梅、白芍，稍加黄连。服两日，腹满减而便下溏粪如胶浆，略进稀粥。又服两日，腹满消而粥食大进，小溲亦长。唯夜热如故，冷则无矣。此湿已化，但有热邪。乃于前方去附子、乌梅，加知母三钱，生石膏五钱。服两日，热全退，即用清补调理而安。

魏本杨照藜素园原评：此证误下之后，热去湿留，徒伤其脾胃，究竟湿中之热，亦未能尽去。脾胃既伤，值午后阳衰之时，故发冷；热陷湿中，扰其营气，故发热，夜不成寐。湿热阻滞气机，则津液不生，故口渴。斯时宜用渗淡之品，加芳香醒脾之药，病可立愈。乃以燥剂劫之，又增入寒凉药，益伤其脾，故不效。继乃大用辛燥以劫之，脾气得辛燥之药而有权，湿为刚燥所劫而胥化，故仍以寒药收功。此将差就错之治，未可以为准则也。方中乌梅、白芍，尤为无谓。自谓从乌梅丸变化而来，亦欺人之语。

【平议】此病初起，发热五日，虽是表证，然内蕴湿浊，室塞甚盛，即为邪势根据，凭依山险。观下文药用苍术、草果，则必有湿痰胶结可知。开手用药，必当芳香宣化，开痰理湿，方是正本清源之法。乃俗医只知疏散透表，即为发热不二法门，岂知不为之开泄宽胸，则发散之药，且以扰动在内之湿痰，益以猖獗，所以热不能解，而病且益甚。继之者又只知柴胡发汗，朴黄通府，则治丝而棼之，交结缭绕，尤其纷乱，所以肤冷夜热，通宵不寐（章谓邪陷入阴，似是实非，所以柴胡不效）。于此可悟柴胡必无解散发热之功，而适以重增其困耳。且此病湿阻已甚，胸脘痞塞，舌苔浊腻，俱在意中，何以重用鲜生地甘寒腻滞，助纣肆虐？市医伎俩，均极可恶。章氏反谓疏散可以开湿，岂非梦语？彼其所用苍术、草果，确是醒脾开湿之正将，但既知香燥可以快脾，何以又杂投知母、鳖甲，柔润恋邪？盖徒知夜热常用凉剂，而不悟其热之所以炽者，即因湿浊满中，有以固其负隅之势耳。所以腹满不食，二便俱涩，岂非寒凉腻滞之误，更助其湿，致令阴霾结塞、愈闭愈凶，乃不得不转投刚燥，附子、干姜，始有以破其固结之阴，而病得转机。试以前数日知柏之方互相比较，大推大板，当亦哑然自笑。杨素园评语，可谓犀燃牛渚，妖魔悉无遁形矣。录此以见其救误一端，尚是心灵手敏，未始不可以备一法。然观其后之所以成功，正可证其前此之实是大误。可见湿温

证中，早投甘寒，未有不铸大错者。学者于此，务必界限谨严，慎思明辨，庶勿为古人所误也。

黄醴泉治案 张姓，湿温表热不扬，形寒未撤，红疹满布，舌苔浊腻，胸脘室塞，便闭溺赤，里热已炽，脉宜洪大而反沉滞，是湿邪郁遏，未可径投凉剂，止应芳香化浊，宣通气分。炒香豉二钱，桑叶三钱，广郁金钱半，藿梗钱半，炒牛蒡三钱，杏仁三钱，焦栀皮钱半，通草一钱，生米仁三钱，薏仁五分，焦枳实五分，苓皮三钱，带须葱白头一个（后人）。

【平议】此湿温初步，表寒未罢，里热已结之一定治法。盖形寒未撤，感邪尚在表分，而胸脘室塞，舌苔浊腻，虽曰邪在气分，要知湿痰互阻，中州已是实结。再合之以便闭溺赤，则内热炽盛，具有明征。唯湿邪蕴热，正当先用芬芳，振动清阳，助脾健运以苏湿困，必不可早与寒凉，徒冀撤热。须防凉药滞化，反以碍脾胃而助湿邪肆虐，势必愈结愈甚，况此证之形寒未罢者乎？红疹已发，正宜因势利导，开肌腠以宣气分，而佐之芬芳气药，开泄中土之窒，使以淡渗分利，泄导于下。选药周匝，应有尽有，正如初写《黄庭》，恰到好处。问有一味之空泛不切者否？醴泉治案，稳妥清灵，而能无投不应。寿颐于同时之前辈诸家中，最为服膺。昔年手录全帙，凡得十册。乃丙寅冬季，兰溪医校为闽来军人驻踞一星期，存校书籍，大半供丘八太爷御寒烤火之用，此案全部，亦化劫灰。幸同学余子

枚笔，借去钞存，兹特辗转录入，以存醴公手泽。总之此是救世慈航，必不当与草木同腐，鬼神呵护，冥冥中定有主持，斯乃病家及后生学子之大幸，非仅为醴公传身后之微名已也。

再诊 表热渐显，形寒已解，脉至亦显豁流利，舌苔黄腻，底质色红，入夜颇有谵语，红疹满身，邪热渐入营分，胸满未甚舒展，最防内陷神昏之变。再以分泄透邪，开痰湿而清郁滞。炒香豉三钱，杏仁三钱，九菖蒲七分，炒黄芩钱半，冬桑叶三钱，枳实八分，象贝母三钱，茅根肉三钱，广郁金钱半，竹茹二钱，飞滑石三钱，大竹叶十片，焦栀皮钱半，茅花八分，白通草八分。

【平议】前方辛凉解表，芳香宽中，湿温之邪留恋气分者，得之必无不应之理。果也湿渐开泄，而热势昭著，脉起而舌转黄腻，郁塞阴霾，至此盖已化其七八。其胸满未尽舒展者，则尚有痰滞，湿已化热，故以栀、芩、杏、贝，与枳、茹、郁金、昌阳，双管齐下。疹痞色红，营热宜清，茅根、茅花，无嫌遏抑。其入夜之有谵语者，乃气火炽盛，上激冲脑，而神经失其灵敏之职，俗谓热入心包，诚非病理。即如仲师本论，都以谵语为阳明府实之证者，但就病症而言，未始不确乎有据。然此中所以然之原理，古人从未说明，以脑之神经，本非中国学者所知，固不能求全责备于百年以上之人。醴泉此案，置谵语于不问，唯以开泄清宣，疏通

痰结，庶几中脘宣展，气火自降，于脑神经之病理，极为合拍，固不在仲景三承气例中，而亦非如俗子之自附于叶派者。至宝、牛黄，香窜太过，反以扰动气火，助其升扬，抑且引贼深入，开门延寇，然后知醴公手笔，真是不凡，断非世俗市医所能望其项背。且也药极平易，看来似乎无甚深义，然恰好如题而止，无一物不负责任。苟能愈病，医家之能事毕矣，亦何必大方贵药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为哉！

又 某奶奶 痰湿蕴聚中宫，肝木郁窒不疏，表热不炽，头痛形寒，漾漾欲泛。腹痛上顶胸脘，大府溏泄，脉右濡弱，右关隐隐弦劲，舌苔白膩。先宜泄化外感，兼以疏肝和中。炒香豉钱半，白蒺藜三钱，桑叶三钱，川楝子二钱，淡竹茹二钱，玫瑰花二朵，藿梗二钱半，豆蔻花六分，广陈皮钱半，苏半夏二钱，橘核钱半，带皮苓三钱，碧玉散三钱，青皮一钱，乌药一钱，鲜葱须三分(后人)。

复诊 解表和中，形寒已撤，表热反张，汗泄无多，大便干稠杂下，腹痛遂松，胸痞未能锐减，脉右已爽，左弦较和。渴不欲饮。舌白垢浊。痰热盘踞中都，未尽宣化。阳明热灼，齿痛龈肿，再须泄化。青蒿子三钱，象贝三钱，苏半夏二钱，杏仁三钱，广郁金二钱，枳实八分，炒条芩一钱，滑石三钱，生米仁四钱，竹茹二钱，姜萋皮二钱，蔻壳七分。

【平议】此案湿温初步，症情与上条张氏病大率

相近,故用药亦无甚出入。唯兼有腹痛一候,是肝木郁结,气不条达使然,非湿温病中所通有。楝实、橘核,其用在此。初学务须于此同中之异知所注意,庶乎临证时自有化裁,不致为兼证所束缚耳。

又治曹子藩(八月十一日诊) 身热五日,瞑目则神昏谵语(病家述向来每病必然,盖阴虚之体,神不自振,不胜热灼故也),热如燔炭,红疹隐约,两颐已显。按脉右手不起,左脉甚数。舌苔白腻满布,罩有微黄。口稍觉渴,引饮不多,大便五日未行。感邪尚在气分,是宜辛凉泄化,不得以身热燔灼而遽议清凉也。冬桑叶三钱,大力子三钱,姜萆皮二钱,枳实八分,白蒺藜三钱,炒香豉二钱,广郁金钱半,竹茹二钱,光杏仁三钱,碧玉散三钱,象贝母二钱。

醴泉自注:翌日复诊,右脉已起,左数较静,谵语亦少,红疹透发,胸痞亦舒,得力处在重用牛蒡也。前手金百川君,曾用梔豉、三仁汤等未效。即于昨方加丹皮、赤芍以清营热,再服热退神清,大解一通,诸恙悉安。改授清灵化痰和胃而痊。

【平议】此亦湿温初步之寻常清疏气分,化痰泄湿通用成法。盖红疹虽见,尚未透泄,桑、蒺、萆、豉,均是必需之品,即使疹痞发出已多,尚宜辛凉开泄,择用一二,况其隐约未显者乎?此外宽中泄满,均与前两案同一机杼,别无神异可言。但此人有瞑目即神昏谵语一候,设在叶派见之,必曰此已逆传心包,竟

事犀角地黄、牛黄、至宝，舍其表而引之入内，忘其痰湿而专用清凉，则非唯疹不可透，胸不可宽，势必甘寒恋邪，闭塞益甚，而内陷不可为矣。药值奇贵，害人迅速，何如此等方药，轻描淡写，看似平平无奇，而能使大病转轻，轻病立愈，然后知九芝封公之所谓《不谢方》者，救人于不知不觉之中，阴德实是不小。惜乎陆氏有贵子，而醴公贤郎，既不读书，又不亲承家学，不能步武凤石师傅，为乃翁扬眉吐气也。要之此人每病必有神昏谵语者，实是真阴不甚充足，一感热邪，神思即不能自振，所以睡眠中每作喃喃自语。凡色白体瘦，柔脆之人，类多如此，毫不足怪，必不可认作大证，无故张皇。寿颐生平，亦是瘦人多火，阴液不充。虽自问骨干尚非甚弱，自三十岁秋间湿温药误，卧病三月以后，至今廿五年，未有大病，体力尚不可谓不健。然偶有感冒，小小身热，则必倦怠嗜寐，动辄睡去，亦恒自言自语，旁人必误以为昏谵，实则自己但觉梦寐纷纭，恒若有多人相与对语，以至有此状况。苟得热解，神即清明，三十年来，常常如此，家中人亦咸知之，不以为怪矣。正与醴泉此案，同一状态。唯醴公能知阴虚之体，阳热灼之，神不自振，可谓明见隔垣。且方药中毫不兼顾，仅就当时要证立方，尤其眼高于顶。凡临证之时，就其荦荦大者，着手做去，则方药纯料，效力必速，必不可东牵西扯，自寻烦恼者也。自注谓金百川君前方未效，盖醴公嫌其透表力量尚

为未足耳，初非与金君大不满意。寿颐按：百川苏籍、年岁与醴公相若，治时病实是能手，见识甚高，极有胆量。颐在沪时，本所素识，亦极服膺。此病初起，栀豉、三仁，尚非不负责任之方。但病势尚在初期，药仅一服，本未必即有大效，必俟二三日后，症情已定，用药乃易应手，此实医者习见之事。后之读者，弗以醴公一言而藐视百川可也。

又 陈某翁，六十三岁，新风引动伏邪，表热胸闷，腹胀肢酸，不思谷食，大府溏泄，舌干少液，苔白质红，脉滑数，而左右有参差不匀之态。此脾阳不运，时令湿浊所蒙，而真液已亏。香燥清滋，轻率浪投，胥有窒碍。唯病机确是脾为湿困，亦不得不用芬芳以助乾运，庶几开宣痰浊，正气始有展布之权。逾甲年龄，颇防变迁增剧，先议泄化分清，稍参滋液。原金斛三钱（劈开先煎），白蒺藜三钱，桑叶三钱，广郁金钱半，佩兰叶钱半，带皮苓三钱，藿梗钱半，生米仁三钱，天花粉三钱，象贝母二钱，竹茹二钱，广陈皮一钱半，白蔻壳七分。

【平议】表热胸闷，舌白胃呆，一望而知为时令湿邪蒙蔽清阳之候。此非芳香开泄，决无第二法门。但其人年逾花甲，舌已少津，真液不充，燥药定在禁例。所谓阴虚湿阻，标本不符，选药最难恰合分寸。唯是液亏是本，湿浊是标，病在初期，治标为要。对证发药，定当泄化新邪，庶合当务之急，是谓迎其机而投

之，一鼓荡平，最为省事，免得迁延淹久，变幻转多。而此人脉至不匀，唯恐本实先拨，则滋养津液，亦是刻不容缓，须观其滋而不膩，燥而不刚，有开展敷布之功，而不偏于克削，斟酌轻重，成如容易却艰辛，不可以药味平淡而忽之。

复诊 表热较和，脉亦匀整，便泄不作，此小水分清，而蕴湿自得泄化也。渐能安谷，症入坦途。但真液不充，肝阳内灼，舌苔薄而带燥，口能饮而啞干，腹笥不舒，鸣声时作。木强侮土，气运未调。再当和肝调脾，顾真液以清余热。原金斛三钱（劈开先煎），白芍二钱，川楝子二钱，台乌药钱半，鲜竹茹钱半，桑叶二钱，粉萆薢三钱，炒橘核一钱，生米仁三钱，菊花二钱，广陈皮钱半，川柏皮八分。

【平议】前方轻疏解表，宣展和中，而表热较减，是感邪已得疏化。且脉至调匀，根本自可无虞。又能纳谷，病情甚佳。大便不泄，明为分清小水之功。内湿亦得泄导之正路。唯苔薄且燥，能饮啞干，洵属津液已亏，而腹有不舒，鸣声自作，又为水邪未尽泄化之明证。肝阳内灼，固以燥热一边言之，然能饮而肠鸣，即不可过于凉润，反以滋助湿邪，留为后患。故虽用石斛、白芍，养液和阴，而一边仍以米仁、萆薢，渗泄水道，双管齐下，各有实用，而无矛盾枘凿之虞。苟非养到功深，岂易细腻熨帖如此。乌药、橘核，所以调腹笥之不舒，而桑叶、菊花，则表邪犹未尽净也。

又治曾某案 湿温表热五天,病在气分,误为前手授以凉降石膏等药,遏抑愈甚,引热内传,表证不撤,里热益熾。谵语神昏,舌苔焦黑,脉反濡弱不起。痰浊郁结,窒塞甚深,落井下石,最有痉厥之变。仍须开宣疏达,展布气机,化痰浊以通闭塞,冀有转机,庶为大幸。炒香豉三钱,白蒺藜三钱,象贝二钱,竹黄二钱,大力子三钱,制半夏二钱,枳实八分,陈皮钱半,广郁金钱半,鲜竹茹二钱,胆星一钱,另九菖蒲四分,煎汤送紫雪丹六分。

【平议】凡温热病初期,热尚在表,纵令灼烁如燔,只宜辛凉轻疏,先通气机,断不可误投凉降遏郁,以重其困。况其本挟湿浊,痰气交结,浪投石膏,想必更有凉润清滋之物,助其抑塞,是以外热断不能减,而里热益甚。至于舌苔焦黑,等于火上添油。以寒降而反能助热,于药理颇似相背,而病势必至于此,则不知开泄宣通之铸成大错也。谵语神昏,本属热灼脑髓,扰乱神经,知觉所以陡变。其脉之反不洪大而濡弱者,则窒塞已甚,行且有尸厥之痉直,不动不言诸恶候,接踵而来。似此症情,若以叶派诸公处此,必谓逆传心包。犀角、地黄、元参、知、麦、牛黄、至宝之属,俯拾即是。乃演成苏谈之所谓防其痉厥,防其外闭内脱,而无一不痉厥闭脱,随呼随应,时医名手,八九皆然。醴公此案,竟置谵语神昏于不问,仍以疏通风热,开展闭塞,泄化浊痰为务,击其中坚,斯表里皆通,窒

塞自解，郁热一开，气火随降，神经无不即安，斯不治昏谵而昏谵亦定。其用紫雪，虽似与牛黄、至宝大同小异，实则二硝为主，降火良捷。且里热已炽，犀羚本在必需之例，但不可与甘寒膩滞同用耳。唯紫雪成方，麝香太重，凡气火已升，脑经不清者得之，亦多流弊。恐其芳香反助震动，而神经之扰乱益甚，此即醴公所以不敢重用之微旨。寿颐窃谓紫雪最为热病适用之药，但旧法配合，其价太贵，非特贫家无力多服，且香气太猛，必有害处。犀羚煎汤，力又淡薄，黄金更无实用，费而不惠。丁香、升麻，又且无益有害，宜去黄金、麝、丁、升麻，而以犀羚二角，水磨取汁用之。计其价值，可比旧方减三之二，而效且倍蓰，尚可加重用之。此在今日，病理药理之发明，确已视宋金元明时代，别有进步，又何能墨守古法而不思所以变易之乎。

复诊 宣泄开提，诸闭症业已松解一筹。表热得有微汗而较淡。脉已起色，滑大搏指，重按紧弦。谵语不作，神志清明。舌苔尚焦，干糙少液，而质红深绛。当胃中脘，尚觉窒塞，隐隐结痛。头痛未撤，渴饮不多。大府七日不通，小溲短赤且少，犹不思食。表虽渐解，而里气为痰浊阻滞，未得疏达。素体阴液不旺，肝木易于上僭。此当抑降宣通，疏化盘踞之痰浊积滞，则气火下潜，无形热邪庶可退舍，断不可见热即用寒凉，见燥即投滋润，反有助桀之变。瓜蒌皮三钱，光杏

仁三钱，象贝三钱，茯苓三钱，瓜蒌霜(包)钱半、炒梔子钱半、条芩钱半、藿梗一钱、苏半夏钱半、广郁金钱半，佩兰一钱，枳实八分，陈胆星一钱，元明粉一钱，竹茹二钱，乌药一钱，鲜百合一两。

【平议】前方疏通肌腠，开泄痰结，宣展气机，斯遏郁之邪，从此舒展，表热得小汗而减，里热以松动而平。气火稍安，血不上菀。脑之神经，不受震激，谵语自定，神志遂清，斯为善治昏谵之无等等咒。然后知叶天士之清心、吴鞠通之安宫，言虽动听，而实则无当于病机，且利未见而害必随之，终是隔靴搔痒。唯醴公开泄宣通，则窒滞斯化，而脉道自然流利。昨之濡弱不起者，一变而为滑大弦搏，可知气机虽得展布，而里热犹炽。舌苔焦糙，当脘室塞，且有隐痛，痰热交结，犹未尽化，所以渴饮不多，而大府已闭多日，自当放胆踵步，一鼓作气，俾滞秽去而无形之热失其凭依，诸恙无不迎刃自解，所谓击其中坚而首尾皆应，医理也，可以语兵法矣。斯时犹有头痛，仍是肝胆阳邪上僭，升多降少，鲜百合清肺热以助降令，用于此证，虽似闲冗，要亦不诡于正。案语“不可见热即用寒凉，见燥即投滋润”二句，最宜熟玩。若令俗子见之，必谓病热何以不可用凉，病燥何以不可投润，岂不百思而不得其解。呜呼！其亦知此时如用凉润，必有百弊而无一利，读者试以此卷下文之顾姓湿温案观之可见。